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遭遇骗局



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三集大型纪录片《睦邻》、《三集纪录片《兄弟》。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里看乾坤》、《生命的几

前些日子,我屡屡接到来自塞内加尔的英文邮件,我不知道非洲西部的那个小国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邮件的落款一律是女性的名字,一开始并不说明缘由,只是甜言蜜语说有事相求,并表示还会寄她的照片给我。

据说塞内加尔是非洲出了名的美人窝,我颇感好奇地回信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不久,对方便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并附上两张非洲少女的照片。有趣的是,这些邮件的内容基本一样,都是说她从利比亚的战乱中逃到塞内加尔的难民营,她的家人全都被害,但其父亲存了一笔巨款在某国银行,她想通过我将这笔巨款汇出来,事成后给我多少多少好处。

看到这里,我就直觉这应该是骗局了,哪里有那么多相似经历的非洲少女几乎同时找到我做同样一件事啊!我发现这跟以前经常收到的中奖信息没有太大差异。

接下来,我便上网查询类似的线索,果然印证了我的直觉。要是我继续与她联系,她就会要求我先汇点手续费,然后再找借口让我汇电汇费、政府税金等看似合理的费用,这样以巨款做诱饵,一步一步让我把各种手续费转给她,到最后,她拿到钱便会人间蒸发。这种骗局被称为“尼日利亚骗局”。

据说,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在世界上开始流行的行骗手法,因源于尼日利亚而得名。其实,当年我也听说过类似的故事,比如某人称自己是民国时期某名人或高官的后代,有巨额资金冻结在国外的银行,需要有人出些手续费去把那些巨款转出来,如有人愿意合作,便许他事成之后分给他巨款的10%或更多。

据美国经济情报局统计,通过“尼日利亚骗局”在全球骗取的金额平均每年高达15亿美元,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受骗者越来越多,很

多受骗者就在我的身边。

某天,我的一位亲戚打电话给我,说她被网络骗子骗了,将近十万元块钱被骗去。我细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她上网时有人说她的账户被人利用,公安机关要查问,让她把所有钱转到一个新开的账户里。她就稀里糊涂按照骗子的要求去开户、转账,等把所有钱转到那个账户后,再查的时候便分文全无。我劝她赶紧报案,她报案后告诉我,公安机关说她这种受害者很多,钱几乎已无法追回。

不久前,又有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她最近接到几个电话,说是我们熟知的一位同事,那人告诉她自己出差到石家庄附近,遭遇车祸,手上钱不够,请她尽快汇点钱去交手术费。我一听,赶紧告诉这位朋友,这个所谓同事肯定是骗子,因为类似的电话我也接到过,而且此前也有朋友咨询过我类似的事情。

其实,在如今这个骗子横行的世界,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可能遭遇精心设计的骗局。像美国肆意发行国债这事,有人便称之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据专家计算,美国人如今已欠了每个中国人5700元钱,反过来似乎也可以说,每个中国人不知不觉被美国人骗走了5700元钱,那些钱什么时候能够归还给我们,估计这辈子都可能没有指望。

一般来说,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利用的是人们的贪心、恐惧或同情心。比如“尼日利亚骗局”挑逗的便是每个人的贪心;我那个亲戚遭遇的骗局,则是骗子针对人们的恐惧心理专门设计的;而我朋友碰上的“车祸骗局”,显然利用的是人们的同情心。

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的骗局令人心生恐惧,也稀释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让人感觉徒步人生如入丛林,没有十足的警惕心和防范能力,就在这世界上寸步难行。



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中国人的复仇情结

复仇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前人笔下已多有表现,最著名的要数《王子复仇记》和《基督山恩仇记》。中国文学中也有很多这类故事,比如传统剧目《赵氏孤儿》,讲的就是晋国的屠岸贾假借君主的名义杀了政敌赵朔,赵朔一家300多人也同时被杀。赵朔的妻子是晋国公主,怀孕隐匿在官中得以逃脱。后来赵朔妻子生下一男孩,门人程婴、公孙杵臼不惜自己的性命保护赵氏这个孤儿。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再度发动宫廷政变,杀了屠岸贾及其一家300多人。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个人有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复仇就是他命定的行为。“有仇不报非君子”,如果一个人不能完成或者是逃避这个责任,那么他就抬不起头来,就挺不起腰杆,就无颜活在这个世上,就会被家人亲友乃至整个社会瞧不起,因为这关乎整个家族的尊严。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心理情结和思维定势,积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

所谓情结,大概是指隐藏在一个人灵魂之中,以一种无意识形式,制约、决定和支配着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深层心理因素。

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用恩德来报答别人的恩德,用应该得到的惩罚来回报别人的恶行。这里的“直”,就是对等的意思。在传统观念中,一报还一报才是对等和公平的,否则,就是蒙羞,就是耻辱。我们经常会小说和电影里看到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人被仇家杀害,咽气前会对儿子说:“记住,是谁害的你爹,谁是咱家的仇人!”

从心理学上讲,复仇是一种爆发性行为,而非延滞性行为,它往往伴随着浓厚的非理性色彩,纯粹出于感情的即兴突破,所谓快意恩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但在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人们的复仇行动是被延滞的。这在武侠故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那些侠士们上山学艺,最初的目的就是下山复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活着就要报仇”,几乎是故事里主人公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在金庸的小说中,金蛇郎君夏雪

宜的形象之所以那样鲜活,就在于他的复仇是那样残酷、疯狂、鲜血淋漓。而张无忌生来似乎就是为了复仇,屡次复仇而不得,每经历一次矛盾,境界和武功就上升一个层次。令狐冲的恩、仇对象经常重叠,这使得他的复仇行动常常犹豫不决。

中国人害怕横死。人们诅咒仇人时,最恶毒的语言就是“让他不得好死”。一般人的理想归宿是“寿终正寝”。我曾自己的一篇小说的题记中写道:时间杀不死我们的仇人。这句话的意思用另一句话说就是:我的仇人必须死于我的手下。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如果让自己的仇人自然死亡,是这个人一生也消磨不掉的奇耻大辱。

这种复仇情结,使得中国的历史深深地打下了仇恨的烙印——复仇无疑是推动许多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动力,也是历史上不少英雄人物的重要使命。

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还有样板戏《白毛女》中的歌词“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雷锋“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精神,这让人觉得,最能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似乎不是彼此之间的爱,而是对某一对象的共同的恨,是屈辱和仇恨,成为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使人们站在一起。

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于复仇过程中的那些残暴行径也不加以指责,好像残暴就是勇敢的同义词,复仇的行为越是残酷,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观众,就越是感到痛快。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去深刻反思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复仇情结,以至演绎出这么刻骨铭心的仇恨和血腥的仇杀?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仇恨是一种毒素,被毒害的首先是我们自己。陷入仇恨,失去理智的人,往往最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被操弄的工具。仇恨是一根绳索,束缚了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向善之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中,爱与恨,谁占主导,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走向。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林志玲的流派

女明星宣传新片,被问及情感生活丝毫不意外,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回答——被问“会嫁入豪门吗”,断然说:“不会。”又被问“你在不在意”,又答:“不在意,完全不在意,我很肯定完全不在意。讲十次才是真的。”

该女明星是林志玲。

女明星是有流派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流派,相貌、身材、演技分出来的流派,而是凭借看待自己、看待生活的方式分出的流派。

多数是暗黑派,暗黑中长大,暗黑中进入圈子,最后成为眼神灼灼的“黑发美女”——黑色电影里的固定角色。后来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因此也丝毫不足为奇,尼采有名句:“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这个句子还有个译法是:“当你长久凝视深渊,深渊也会把你看透。”认定对面是深渊和认定对面是明亮那方,并据此行事,结果完全两样。

林志玲属于另一个派别,她是柔和的、轻的、亮的,她预先给周围的环境投下皮革马利翁式期待:你是好的,你是温和的,你理应好好待我。从她一直的行事作风可以看出,她很愿意假设事情没那么糟,是可以化解的,坏也坏得很肤浅。她的莺声莺语、吐气如兰就是一种评定,似乎周围的环境配得上她这么天真甜蜜,陪得住她的碧玉之家提供的教养,她貌似浅薄地抓住这个世界那层薄薄的善的表皮不放,像是揪住一种承诺、一份合同不放,周围的环境也只好时不时地履行若干条款。她的领地,于是被

提升了。她打扫干净了一块地方,来者就不能乱吐痰,她规定了一种节奏,莽撞者在她这里,也得变软变慢。她其实是个春风杨柳版的孙悟空,用隐形金箍棒划了一个保护圈给自己。

“30只是一个数字,你忽略它,也就可以轻松地面对一切。美丽需要经年月累积,累积的自信会令你美丽”;“从小有家教,说话不大声,女孩要温柔才好”。有一年的收入十分惊人,她说家人需要帮补;说她声音不好;她说没有“诚意,唯有继续努力”;她跟富人周旋,就是说场面需要。她先退一步,先放弃攻击性,先给人安全感,反而收获更多。

更重要的是,她一直在恋爱,而不是插上草标经营爱情买卖,她甚至敢于声称不会嫁入豪门,隐藏的信息是,她或许对钱很在意,但对别人的钱不在意,她是富养出来的女儿,见过,所以有资格看淡。她在女明星最危险、最薄弱的一环,强调出了一种免疫力。

很多人都想知道,林青霞是怎么全身而退的?怎么样成全了那么一个清澈的形象,在那么一个虽然不算狂暴但也绝对不够温柔的娱乐圈?这里其实有个正在进行时的样板。

演员兼导演奥托·普雷明格说:“好莱坞对女人很残酷……好莱坞的女明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男人剥削的女人;另一种,因为像男人一样行事,才得以幸存下来。”林志玲轻轻悄悄地成为第三种女明星,以及第三个流派。



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吴克成,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绘画、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让世界和你一起微笑

我的情绪一直易受外界的影响,简直就是“外界”的奴隶,尤其是看电影、电视的时候:人家在银幕上振臂高呼,我也会在银幕下跳脚呐喊。林冲追杀陆虞侯,关我什么事?可是不但要将陆虞侯躲避的地方大声指给林教头看,林教头怒吼一声一枪刺向仇敌,我也会以食指为枪,以墙当陆虞侯,怒吼一声要在墙上戳出一个窟窿。我为此赚取的白眼已数不胜数,可惜一直改不了。因此我特佩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美国女摄影家、时尚模特、超现实主义画家李·米勒。

上世纪20年代末,李·米勒只身到美国,在咖啡馆捧一杯加冰的茴香酒约著名摄影师曼·雷,她的技术真是精准,大鱼一见她,马上咬住了饵,且咬得瓷实,钓鱼者后来要骂他都不松开口。曼·雷的另一个情人——妓女、模特吉吉发了狂,她与曼·雷大吵大闹,大打出手,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于咖啡馆里砸盘子。李·米勒稳坐钓鱼台,不但情绪不受丝毫影响,还人前人后夸醋坛子,说她“漂亮得像一头瞪羚,肤色极佳,可以胜任任何一个角色”。

《红楼梦》里的那一帮子红男绿女,如果见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李·米勒,恐怕更要自叹弗如——我再受外界影响,充其量热血沸腾个三分钟即已开始转凉,那几个痴情种子可好,因见黛玉哭,汨河此起彼伏开了闸,来了个此哭绵绵无绝期。在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愈愈斟情》里,原文是这样——

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宝玉……见林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气凌,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也由不得滴下泪来了。袁人见他两个哭,由不得守着宝

玉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待要劝宝玉不哭罢,一则又恐宝玉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二则又恐薄了林黛玉……因此也流下泪来。紫鹃……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伤心起来,也拿手帕子擦泪。四个人都无言对泣。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研究员丹尼尔·戈尔曼认为,情绪本身就具有传染性,就像感染鼻病毒一样,我们也会感染激动的情绪,而且,就像感染鼻病毒会导致感冒一样,感染激动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后续行为,让我们笑、哭或者愤怒。他还引用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做了补充:科学家在监测面部肌肉时发现,当看到一张笑脸时,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张笑脸的存在,我们的面部肌肉也已做出了微笑的动作,且随时准备把笑容展开。面对一张哭脸亦然。最后丹尼尔·戈尔曼总结道:“所以即使我们不想受别人情绪的影响,别人的情绪也会感染我们。”

既然面部表情会引发相应的情绪,那么改变面部表情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就身体力行过,他说:“在写作中,当我想体验一个人有多么善良或者邪恶,或者想体会他当时的想法时,我就会尽可能地自己在自己脸上呈现出他的表情,然后体会一下自己心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就这样根据面部表情来调节心情。”所以,怨妇们请注意,跟人家控诉自己的婆婆、老公、上司、七大姑八大姨,只能使自己的情绪越来越糟,且不良情绪还会殃及池鱼。最好的办法是露出八颗牙,做出微笑的样子,这样阴霾会散去一些,些许阳光会照射进来,正如俗语里说的那样,当你微笑时,整个世界都会和你一起微笑起来。



使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